

最令人无可奈何的时刻

最让人扼腕叹息的瞬间

中国脆弱的十个瞬间

张程 著

血脉不再贲张，刀枪从此入库

中国的脆弱，在此一览无余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帝国

张程 著

中国脆弱的十个瞬间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铁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软肋：中国脆弱的十个瞬间/张程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8-08227-3

I. ①帝… II. ①张… III. ①不平等条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82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000 号

帝国软肋

张 程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文字编辑 谢 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3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227-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弭兵会议

霸权下苍白的和平

和约薄如纸

—

公元前 582 年的一天，晋景公视察军府，看到了一个戴着南方帽子的囚犯。晋景公问旁人：“那个戴着南冠的囚犯是谁啊？”旁人汇报说：“这是郑国人献上来的楚囚。”

这个被后人称作“南冠楚囚”的囚犯名叫钟仪。钟仪是楚国设在郢邑（今湖北安陆）的行政长官，称作郢公。公元前 584 年，钟仪随令尹子重率兵攻打郑国，战败沦为战俘。他被郑国抓住后，又被转送到晋国关押了两年。

晋景公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还坚持戴故国帽子的人十分钦佩。他下令释放钟仪，并立即召见，展开了一段对话。晋景公先问起钟仪的家世，钟仪回答说自己先世是楚国的伶人。晋景公很感兴趣，当即要他奏乐。钟仪拿起琴，演奏了楚国的乐曲。晋景公接着又问起自己的对手、当时在位的楚共王的为人。钟仪坚持不评价祖国的国君，巧妙地回答说：“这不是小臣所能知道的。”晋景公非但不生气，还觉得钟仪的回答非常得体，是个贤臣、忠臣。

晋国和楚国是百年夙敌，不断的征战仇杀使两国结下了数不清的恩怨，也让双方隔阂了一个世纪。晋景公对楚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充满了好奇，可惜他没有太多交流的渠道，和钟仪的交谈竟然成为他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这番交谈，让人看到了晋景公身上表现出来的倦意，连年的战争使他厌烦了。有意无意地，晋景公把和钟仪的交谈情况透露给了大臣们。晋国的大夫范文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善晋国和楚国关系的机会，就说：“您看到的这个楚囚，学问修养不凡，而且不忘根本、忠于国君。这样的人，应该放他回去，让他为晋楚两国修好起一些作用。”晋景公欣然采纳了范文子的意见。

钟仪不久就被释放，回到楚国。他如实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想与楚国交好的意愿，并进一步建议两国罢战休兵。楚共王的心态也和晋景公一样，欣然采纳了钟仪的意见，决定与晋国修好。晋楚两国开始来往交流、释放囚徒，关系出现了转机。

横亘在南北之间多年的坚冰开始出现消融的迹象……

我们有必要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一下梳理。如果把国际舞台比作弱肉强食的草原，那么强大的晋国就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从晋文公开始就横扫华北地区，灭国数十，降服国家无数。当晋国的战车越过黄河南下的时候，它遇到了南方大国楚国的迎头痛击。楚国也是一只恶狼，占领了南方广袤的土地，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在城濮，晋楚两国直杀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结果互有胜负，谁也没能征服对方。这下苦了夹在晋楚之间的中小国家。郑、陈、宋、鲁、卫、蔡、许等几十个国家成了一群可怜的绵羊。他们要追随晋楚两国作战，为晋楚提供附佣兵、后勤补给，要按时向晋楚两国进贡，遇到节日或者两国君主生日还要跑去磕头祝贺。如果仅仅是唯霸国马首是瞻，那还好说，只要放下尊严、舍弃部分利益就可以了。问题是，霸国有两个，到底要唯谁的马首是瞻呢？

中原各国开始是做墙头草，看谁的力量强就投入谁的怀抱。晋国战胜了，大家就呼啦啦地向晋国送礼道贺；过几天楚国反败为胜了，大家又集体转向祝贺楚国战胜晋国。晋国和楚国很烦这样，干脆撇下对手，集中全力进攻中小国家。征战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大致划定了势力范围，某些国家固定地依附晋国，某些国家固定地依附楚国，还有一些国家因为晋楚双方势力相当而得以保留下来、苟延残喘。势力范围划定了，可小国的日子一点都没好过。因为他们照样要两边进贡，两边赔笑，稍有伺候不周，晋楚的大军就兵临城下来问罪了。中原各国孝敬两大霸国的财富高达各自国家财赋收入的三成以上，诸侯大臣们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揣摩霸国心理上，于国于民都是苦不堪言。

晋国和楚国也不想这样，无休止的敌对让他们也苦不堪言。

从综合国力上来讲，楚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且和东方次等大国齐国关系相对密切，在战争中略占优势。晋国在领土、人口等硬指标上处于劣势，又深受国内权力斗争的困扰。在外交上，和晋国交好的西方次等大国秦国对中原事务态度超脱，给不了晋国多少帮助。

春秋后期，在实力均势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从楚国逃出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联吴制楚。这是一张好牌，巫臣自告奋勇出使吴国后，与吴国一拍即合，立即实现了晋国、吴国的联合。巫臣还带了一队晋军去吴国传授射箭、驾车、列阵等军事技术，原先善于水战的吴军由此学会了车战，军队面貌大为改观。吴军的力量增长很快，公元前550年，晋嫁女于吴。双方通过婚姻进一步加强了联络，晋国就开始怂恿吴国攻打楚国。吴国先将进攻的矛头对准楚国的附庸巢国（今安徽巢县）、徐国（安徽泗县西北）。取得一系列小胜后，吴军攻入了楚国领土，闹得楚军来回奔波。楚军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一些属于楚国的小国都被吴国夺去。吴国开始强大，与中原诸侯交往。此后近70年间，吴楚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在这十次战争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楚国受到了极大的牵制。晋国也很够朋友，出兵配合吴国的进攻。晋军攻打附庸楚国的蔡国，还俘虏了沈国国君。晋国和楚国围绕着晋国和吴国之间的交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公元前583年，晋国会合诸侯军队讨伐郟国（今山东郟城），开辟了通往吴国的道路。不料第二年，楚国攻占莒国首都，又重新截断了晋国和吴国的交通。

战争是要巨额投入的，霸国地位是要天价成本来维持的，尽管有从小国盘剥来的金钱物资，持续的战争投入还是妨碍了晋楚两国的发展。到春秋后期，内外压力迫使两国都希望坐下来谈判。

二

与南北霸国都有关系的宋国重臣华元起到了外交和谈的桥梁

作用。

华元不仅与晋国执政栾武子有交情，与楚国令尹子重也交好。他消息灵通，了解到晋楚两国的和谈意向，就奔走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撮合两国于宋都西门外相会。

公元前 579 年，由宋大夫华元倡导，提出停战的建议，在宋都西门外召开十四诸侯国参加的弭兵大会。晋楚订立盟约，规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贄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双方约定建立稳固的外交渠道，互不交兵，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诸侯。

晋国正卿赵武和楚国令尹屈建各代表本国参加。各国要歃血订盟。按礼，盟主先歃。于是赵武和屈建为歃血的次序展开了一次明争暗斗，两人各不相让，几乎使盟会破裂，最后，晋臣羊舌氏对赵武说：“主盟以德不以势，若其有德，歃虽后，诸侯戴之。如其无德，歃虽先，诸侯叛之。”赵武接受劝告，怏怏地将首歃权让给了楚国。

分析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里面有太多不平等甚至是“不道德”的地方。晋国和楚国瓜分了天下，把“和平”强加给了其他国家，有权决定其他国家的命运。为此，其他国家要听命于晋楚两国。等于原来只需要看一国脸色的，现在要同时听从晋楚两国的吩咐。这对中小国家很不公平。从更深层次讲，晋国也好，楚国也好，都只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诸侯国而已，它们的土地和地位是周天子赋予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段中书写了理想的封建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只有天子才有“外交”的权力，诸侯无外交。如今，晋楚两国撇开周天子，私自划分了势力范围，不道德也不合法。所以孔子会说春秋“礼崩乐坏”，司马迁评述春秋时代的第一句就是：“平王立，东迁

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四个字“政由方伯”恰到好处地点出了春秋历史的特殊之处。天子对天下失去了控制，做不了主了。在天底下吆喝来吆喝去的是那些兵强马壮的诸侯。谁力气大，谁就掌握了天下大权。这些诸侯原本应该是对天子俯首帖耳的奴仆，有些人（比如秦国的始祖）原本就是天子身边的马夫、杂役。

不管怎么说，春秋还是实现了第一次和平盟会。与之前的诸侯盟会不同的是，这不是世界大战之后对和平的权力追认，而是自发的对和平的渴望。但是这种和平设计能够实现吗？

宋国第一次弭兵大会的成果像纸一样薄，顷刻就被戳破了。

三年后，楚国违背盟约进攻郑、卫。当时的楚国令尹子囊有所疑虑地说：“我们新近和晋国结盟，就违背盟约，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啊？”司马子反说：“只要对本国有利的事情就可以干，管他什么盟约？”好一句“管他什么盟约”。原来盟约在他们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完全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郑国发兵相抗。晋国也约了吴国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和诸侯相见。这是吴国参与中原诸侯盟会的开始。对于晋国的抬举，吴国自然是万分感激。楚国见形势不利，许诺给予郑国汝阴之田收买郑国。郑国转向楚国一边，还遵从楚国的意思起兵伐宋。卫国则遵从晋国的意思伐郑。看来各国对盟约的态度都是不严肃的。不严肃的态度引起了现实外交的连锁反应，导致了新的世界大战。

现在似乎可以说华元组织的第一次弭兵大会与诸侯盟会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是大战的前奏，而不是对战果的追认。

鄢陵大战

—

公元前 575 年五月，晋厉公与齐鲁卫等国相约伐郑，楚共王领兵救郑，两军相遇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

晋国随军的大夫士燮不想同楚军交战。他的意见是“外宁必有内忧”，只要没有外部战争了，晋国内部就会有战争。因为战争往往成为国内政治转移矛盾的手段，矛盾激烈的晋国内斗是多么需要战争啊！他怕万一把楚国打败了，残酷的国内斗争就要开始了。士燮的话也从另外一方面暴露出当时晋国的内斗是多么的频繁。这样的晋军能取得胜利吗？

六月二十九日，楚军摆开阵势在黎明时突袭晋军营垒。当年，楚庄王就凭借这个先发制人的战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时晋军营垒前有大片泥沼，一时没有空间布阵应敌。晋军军官不知所措。士燮的儿子提出建议说：“我们把井填上，把灶铲平，就可以在营地内腾出空间来，足够摆开阵势，也能保证行道畅通。同时，我们派老弱病残去营后挖掘新的井灶。上天保佑晋国同样保佑楚国，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士燮听了，气得拿起戈赶儿子出去，骂道：“国家的存亡，是天意决定的，小孩子知道什么！”这时一旁的郤至提出楚军有六大弱点：“楚军统帅彼此不和；楚王的亲兵都是贵族子弟；郑国胁从的军队虽然摆出了阵势，但是军容不整；楚军中的蛮族虽然成军，但不能布成阵势；布阵不避开月末这天；士兵们又那么喧嚣吵闹，不知道团结。”并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晋厉公这才下定决战之心。到最后应战的时候，晋军最终填井平灶，疏散行道，列队出营。

战前，楚共王登上了巢车观望晋军的动静，从晋国叛逃过来的太

宰伯州犁在楚王后面陪同。伯州犁把晋军分布、列阵等情况都告诉了楚共王，但没有提出切实的应敌措施。而由楚国逃到晋国的苗贲皇也在观察战场的晋厉公身旁，也把楚共王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晋厉公。楚国当时最精锐的武士都集中在中军，而且人数众多，战斗力很强。苗贲皇提出了建议：“楚国的精锐部队只不过是中军里那些楚王的亲兵罢了。我们如果分出精兵来攻击楚国的左右两军，再集中三军围攻楚王的中军亲兵，一定能把他们打得大败。”晋厉公欣然接受了建议。

战斗打响后，晋厉公及时改变原有阵势，从中军各抽调精锐的将领和士兵加强左右两翼。晋国的如意算盘是诱使楚左、右军进攻晋国中军，而使力量加强的晋国左右军抓紧时间击退楚国的左右军，最后晋国集中左、中、右军与新军共击楚国精锐的中军。部署既定，晋军就在营内开辟通道，迅速出营，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进攻。

楚共王果然中计。他只望见晋厉公所在的晋中军兵力薄弱，就率中军攻打，企图先击败晋国中军，结果遭到了晋军的顽强抗击。晋将魏锜用箭射伤楚共王的眼睛，迫使楚中军稍稍后退，未能支援两翼。但魏锜很快又被楚军复仇的弓箭射杀。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追击中，晋右军将军韩厥数次几乎生擒楚共王。但顽强的楚军并没有溃败。暂时的失利让楚军变得更加凶猛。据说当时楚军中有个大力士，举着晋军官兵玩“掷铅球”，击毁了多辆晋军兵车。在混战中，双方都充分发挥了弓箭的作用，造成了由点及面的杀伤。

两军打得天昏地暗，激战自晨至暮，还没有分出胜负。

夜里，晋国和楚军都抓紧补充士兵和物资，准备鸡鸣再战。

白天的战斗中，楚军伤亡惨重，但并没有失去胜利的希望。晋军同样损失严重，迫切需要休整。楚共王计划抓紧时间利用夜幕的掩护，发动一切资源补充白天的消耗，准备第二天再和晋军大战三百回合。当时，楚共王已经瞎了一只眼睛，强忍着剧痛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开始后，司马子反没有来。经查，子反战后醉酒，已经不

省人事，不能商议军机了。楚共王不禁仰天长叹，这军事会议开不成了。他对第二天的再战丧失了信心，连夜带领楚军，扛着醉得烂泥一样的子反逃跑了。晋军进入楚营，连吃了几天楚军留下的粮食。

直到战争结束，鲁、卫两国都未发一兵一卒。晋军在回师的时候，齐国的盟军方才赶到。晋国派人前去问罪，齐国急忙派太子光到晋国做人质，承认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鄢陵之战是春秋中期继城濮之战、邲之战之后，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两国军队主力的会战。晋国最终阻止了楚国的北进，但胜果并不大，而楚国的失败也并不惨重。双方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厉害。从此，中原再也没有发生过争霸大战。之后，诸侯各国都把在“国际”上大打出手的精力投入到了对付国内的动乱。

二

战场是不会完全沉寂的。大战虽无，春秋后期晋楚小战不断。

先是本来隶属于楚国的陈国，受不了楚国令尹子辛的压榨，反叛楚国。楚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兵伐陈。晋方诸侯派兵相救，但双方没有爆发大战。后来楚国将子辛杀死，派新令尹子囊攻打陈国。陈国这又重新归了楚国。楚国小胜。

郑国在南北霸主的轮番争夺中，政治立场反复多变，晋楚双方都苦于难与郑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关系。公元前571年，晋、齐、宋、卫等国共同伐陈，在郑国西界的虎牢建筑城池，威逼郑国。八年后，晋方诸侯军队又加固了城池，并长期驻守。之后，又在梧地筑城，在虎牢加筑小城。楚国曾经来攻，但双方都无战意，楚军不战而回。晋悼公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将晋国及其从属国的军队搭配划分为三部分，驻扎在虎牢，轮流出征与楚国争夺郑国，采用“楚进则晋退，楚退则晋进”的以逸待劳的战术。

郑国终于经不起晋国的折腾了，在一次晋悼公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郑国时，郑简公向晋悼公表达了愿意永结盟好的诚意，并请求立盟歃

血。晋悼公拒绝说：“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鉴之，何必再歃？”的确，郑国和晋国已经有过许多次盟约了。如果有诚意结盟，就没有必要再次歃血为盟了，只要严格遵守之前的盟约就可以了；如果无心友好，再多几次歃血也是白搭。为了进一步给郑国施加压力，晋悼公传令将郑国俘虏全都放归，还撤掉虎牢全部驻军，严禁军队侵犯郑国百姓。随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郑简公说：“我知道你苦于兵灾，早就想停战休息了。今后你是要从晋，还是从楚，都由你自己的内心决定，我不强求你。”郑简公听了这话，感动得泪流满面，发誓再也不背叛晋国。此后较长时间里，郑国果然专心从晋。晋悼公以军事压力和道德感召相结合，显示了自己和好的至诚之意和对属国主权的充分尊重，成功拉拢了郑国。这是晋国在春秋后期最大的外交成果。

公元前 572 年，楚国利用宋国大族间的斗争，支持逃亡楚国的鱼石回国，并夺取了宋国的彭城（今江苏徐州）作为鱼氏的封地，还派兵车 300 乘协助，培植宋国的亲楚势力，割断晋国和吴国的交通。宋国向晋国求援，晋国立马就出兵了。晋军和楚军相遇后，盘旋许久，最后不战而回。第二年，晋、鲁、卫、曹、莒等国围困彭城。彭城投降。鱼石被赶出彭城。楚国截断晋吴交通的计划就此破产。晋国小胜。

卫国也发生了叛乱。卫国上卿孙林父因内讧割据戚邑（今河南濮阳北）反叛，并为寻求外援而依附晋国。晋平公派 300 士卒协助守卫，但后来这 300 晋兵被卫国公室平叛的军队歼灭。于是，晋国想要兴师动众讨伐卫国。卫献公与大夫宁喜赶赴晋国准备向晋君面陈孙林父反叛之罪，反而被晋国一度扣留。晋国公开支持卫国的反叛势力，这是晋国自文公起一直仇视卫国的外交方针的继续，但援手明显无理的一方，扩大他国内乱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晋国可谓棋失一招。

在晋楚的恩恩怨怨中，晋国略占了上风，楚国不能与晋国直接对抗。晋悼公时候的晋国出现了外交地位提升的小高潮。但其最大成效也就在于征服了郑国而已。当时的晋国和楚国就像两个病入膏肓的人，霸国的光环和实力都在慢慢消退。

弭兵会盟

一

公元前 546 年盛夏的一天。

烈日照得中原大地一片沉寂，连尘土都乖乖地伏在地上。

突然，这满地的尘土被隆隆疾驶而过的一行车驾惊起，弥漫了小半边天。

这是宋国派往晋国的使团。使团快马加鞭，向北而去。坐在大车中的正是宋国的左师官向戌。左师官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左丞相，是国家行政的主要负责人。向戌木然地坐在车中，任凭车驾的颠簸，陷入了深思之中。

宋国使团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晋国同意与夙敌楚国实现和谈。

这是个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使命。从春秋前期齐桓公创立霸业起，直到春秋后期，晋、楚等大国为了争霸砍杀了百余年，积攒了笔笔血债。现在让杀红了眼的仇敌坐到一起和解，谈何容易。但是向戌必须去执行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百年征战中，主角是晋楚等大国，而宋国等小国也被深深牵涉其中，灾难深重。尤其是南北力量形成均势后，大国的拉锯战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恶性循环。晋、楚两强一场大战后，晋胜，则一些以前附楚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晋；结果楚国不肯甘休，日后便要和一些小国算账；小国从了楚，晋又不肯罢休，也要和这些小国算账。惩罚的拳头老是落在无奈的小国头上。有时候，大国不便直接对仗，就指使双方的附庸国打“代理人战争”。各国苦不堪言。

向戌的祖国宋国就地处晋、吴、齐、楚交通要道之间，是中原争霸的主战场。宋国和邻国郑国首鼠两端，哪一方胜利了就跟从哪一方，恭恭敬敬，奉献不断，却依然吃尽了苦头。在其他国家眼中，

宋国和郑国是毫无信用的流氓国家，两国君臣都是典型的墙头草。但是正如郑大夫子良所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正所谓在强权交侵的情况下，道德要求对弱国来说是奢侈品。弱国不得不降低道德标准，以求生存。即便如此，高昂的战争和朝贡的代价也使得中原各小国人民不堪重负。向戌敏锐地观察到其实晋楚两国也厌倦了常年的征战，本身也陷入了国内重重矛盾，有停战议和的可能。

一想到这里，向戌对这次奔走晋国、缔结盟会的使命便有了些许信心。

二

车驶过了黄河，向戌就进入了晋国。触眼所及，也是一片萧条于战火需要休整的土地。向戌在车中对随员们叹息说：“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啊。”

“左师官，我们这次会不会重蹈华元大人的覆辙？”

向戌闻言又将目光转向车外。华元的悲剧是每一个寻求和平的外交官心中永久的伤痛。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公元前579年，同样是宋国执政的华元也有感于连年征战，无人受益，于是与好友楚国令尹子重、晋国中军元帅栾书鼓动晋、楚议和。宋国从中促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弭兵会议。但是晋、楚两大国只是将这次弭兵作为暂时缓解外交和军事压力的手段。四年后的春天，楚国首先背约，再次向中原的郑、卫发动进攻。

即便这一次议和成功了，会不会又只维持四五年的短暂和平呢？向戌也不清楚自己主导的和谈会不会成为走向新的战争的前奏。任何外交事件都是难以预测的，就好像没有人可以主导天气变化一样。想到这儿，向戌又宽慰了许多。抵达晋国曲沃后，向戌先敲响了晋国大臣、与自己私交不错的赵文子的家门，诚恳地说明了欲结和平之盟的来意。

几天后，晋国的大夫们汇集在一起商议和谈的可能性。大殿之上，气氛沉闷，鸦雀无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臣，还是平日慷慨激昂的年轻人，都一言不发。大家都知道和谈意味着什么。进军中原、遏制楚国北进是晋国的基本国策，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谁都不愿意在原则问题上提议修订，毕竟政治风险太大。但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外表强大的晋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没有能力继续打大规模的战争了。

打破僵局的是一向老成持重的权臣韩宣子（正是他的子孙分解了晋国），他缓缓站了起来，缓慢而有力地说：“诸位大夫，战则劳民伤财，非但宋、郑、卫、鲁等小国难以承受，我泱泱大国也受益很小。然而真正停战和谈，听任楚国渗透中原，又与我大大不利。和平永远不会降临天下。”

韩宣子话锋一转：“尽管如此，晋国也要答应宋国，同意向戌提出来的和谈建议。不然，如果楚国人先答应举行和谈，我们晋国就变得被动了。如果楚国到时再利用和平攻势配合大军来号召诸侯，我们的中原盟主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因此，在策略上，我们不能走在楚国的后面。”

赵文子也是晋国的权臣，他紧紧抓住韩宣子松动的话头，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晋国为连年战争付出了许多年轻的生命。现在中原的属国们与我们貌合神离，秦国则始终抱敌对态度，白狄又时常来犯，与楚暂缓战争压力可以集中我们的军队解决这些先前被忽略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和平的时间来整備军队。”

两位权臣的意见奠定了会商的基础。大夫们纷纷附和。最终群臣商议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赞同了向戌的倡议。

想不到事情进展会如此顺利。向戌从赵文子那里听到这个结果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主导和谈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了一小部分，向戌匆忙告别老友，又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由晋国通往楚国的路上了。

到了楚国都城，向戌故伎重演，先找了老朋友、时任楚国令尹的